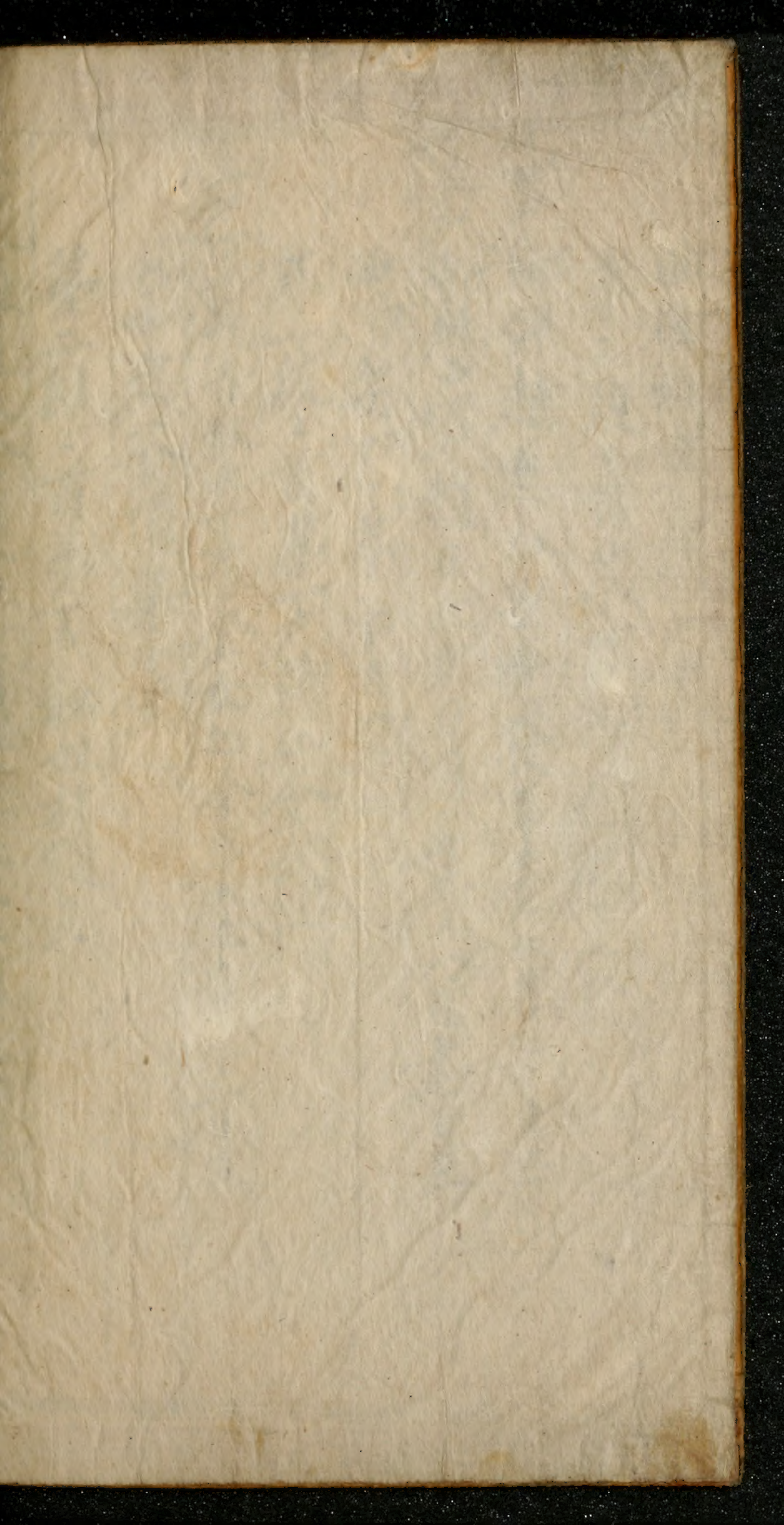

老子解 全



新鐫[illegible]訂正老子解卷之一

宋 蘇轍 子由 註

明 陳繼儒 仲醇 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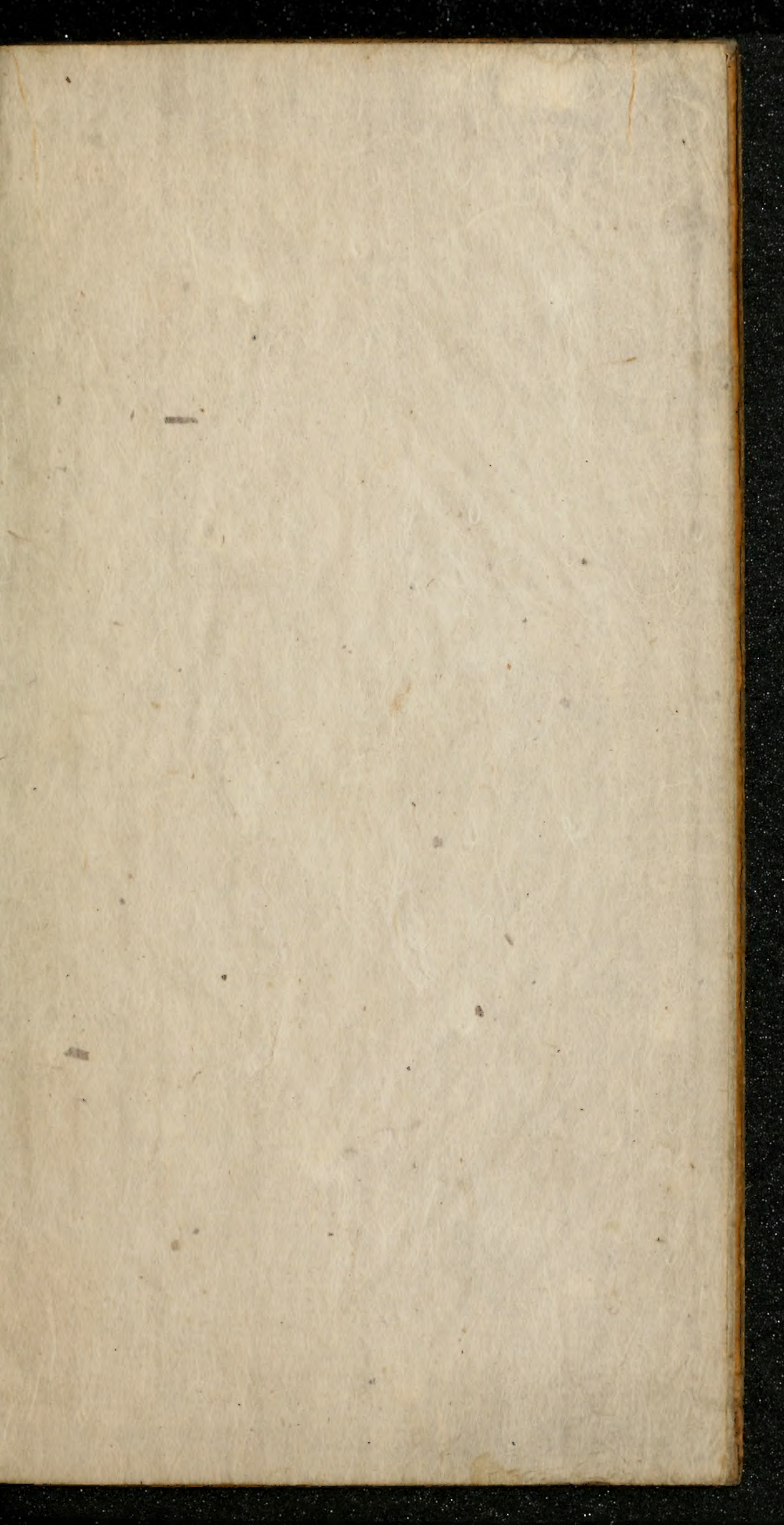
[illegible]

一

道經

道可道非常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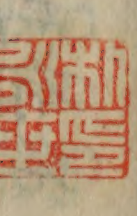
莫非道也而可道者不可常惟不可道而後可常耳今夫仁義禮智此道之可道者也然而仁不可以為義而禮不可以為智可道之不可常如此惟不可道然後在仁為仁在義為



寶顏堂訂正老子解卷之一



宋　蘇轍　子由　註


明　陳繼儒　仲醇
　　沈德先　天生　校

道經

道可道非常道

莫非道也而可道者不可常惟不可道而後可常耳今夫仁義禮智此道之可道者也然而仁不可以為義禮不可以為智可道之不可常如此惟不可道然後在仁為仁在義為義

在禮為禮在智為智彼皆不常而常道不變不可道之能常
如此

名可名非常名

道不可道而況可得而名之乎凡名皆其可道者也名既立
則方圓曲直之不同不可常矣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
觀其徼

自其無名形而為天地天地位而名始立矣自其有名播而
為萬物萬物育而名不可勝載矣故無名者道之體而有名

者道之用聖人體道以為天下用入於衆有而常無將以觀其妙也體其至無而常有將以觀其徼也若夫行於其徼而不知其妙則粗而不神矣留於其妙而不知其徼則精而不遍矣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以形而言有無信兩矣安知無運而為有有復而為無未嘗不一哉其名雖異其本則一知本之一也則玄矣凡遠而無所至極者其色必玄故老子常以玄寄極也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言玄至矣然猶有玄之心在焉玄之又玄則盡矣不可以有加矣衆妙之所從出也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

天下以形言美惡其所謂美且善者豈眞美且善哉彼不知其有無難易長短高下聲音前後之相奪相奪皆非其正也方且自以爲長而有長於我者臨之斯則短矣方且自以爲前而有前於我者先之斯則後矣苟從其所美而信之則失之遠矣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當事而爲無爲之之心當教而言無言之之意夫是以出於長短之度離於先後之數—非美非惡非善非不善而天下何足以知之

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弗居

萬物爲我作而我無所辭我生之爲之而未嘗有未嘗恃於成功亦未嘗以自居也此卽無爲不言之報聖人且不知其爲美且善也豈復有惡與不善繼之哉

夫惟弗居是以弗去

聖人居於貧賤而無貧賤之憂居於富貴而無富貴之累此所謂不居也我且不居彼尚何從去哉此則居之至也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

尚賢則民恥於不若而至於爭貴難得之貨則民病於無而至於盜見可欲則民患於不得而至於亂雖然天下知三者之爲患而欲舉而廢之則惑矣聖人不然未嘗不用賢也獨不尚之耳未嘗棄難得之貨也獨不貴之耳未嘗去可欲也獨不見之耳夫是以賢者用而民不爭難得之貨可欲之事

畢效於前而盜賊禍亂不起是不亦虛其心而不害腹之實
弱其志而不害骨之強也哉今將舉賢而尚之寶貨而貴之
衒可欲而示之則是心與腹皆實也舉而盡廢之則是志與
骨皆弱也心與腹皆實則民爭志與骨皆弱則無以立矣

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

不以三者衒之則民不知所慕澹然無欲雖有智者無所用
巧矣

為無為則無不治

因三者之自然而不尚不貴不見所謂為無為也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

夫道冲然至無耳然以之適衆有雖天地之大山河之廣無所不遍以其無形故似不盈者淵兮深眇吾知其爲萬物宗也而不敢正言之故曰似萬物之宗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人莫不有道也而聖人能全之挫其銳恐其流於妄也解其紛恐其與物搆也不流於妄不搆於物外患已去而光生焉又從而和之恐其與物異也光至潔也塵至襍也雖塵無所不同恐其棄萬物也如是而後全其湛然常存矣雖存而人

莫之識故曰似或存耳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道雖常存終莫得而名之然亦不謂無也故曰此豈帝之先耶帝先矣而又先於帝則莫之或先者矣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天地無私而聽萬物之自然故萬物自生自死死非吾虐之生非吾仁之也譬如結芻為狗設之於祭祀盡飾以奉之豈愛之時適然也既事而棄之行者踐之夫豈惡之亦適然也聖人之於民亦然特無以害之則民全其性死生得喪吾無

與言雖未嘗仁之而仁亦大矣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韝之有橐籥也方其一動氣之所及無不靡也不知者以為極巧矣然橐籥則何為哉蓋亦虛而不屈是以動而愈出耳天地之大其所以生殺萬物雕刻眾形亦若是而已矣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見其動而愈出不知其為虛中之報也故告之以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之不窮也

谷神不死謂之玄牝

谷至虛而猶有形谷神則虛而無形也虛而無形尚無有生安有死耶謂之谷神言其德也謂之玄牝言其功也牝生萬物而謂之玄焉言見其生而不見其所以生也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玄牝之門言萬物自是出也天地根言天地自是生也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綿綿微而不絶也若存存而不可見也能如是雖終日用之而不勞矣

天長地久

天地雖大而未離於形數則其長久益有量矣然老子之言長久極於天地蓋以人所見者言之耳若夫長久之至則所謂天地始者是也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天地生物而不自生立於萬物之外故能長生聖人後其身而先人外其身而利人處於衆人之表故能先且存如使天地與物競生而聖人與人爭得則天地亦一物耳聖人亦一人耳何以大過之哉雖然彼其無私非求以成其私也而私

以之成道則固然耳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天以一生水蓋道運而爲善猶氣運而生水也故曰上善若水二者皆自無而始成形故其理同道無所不在無所不利而水亦然然而既已麗於形則於道有間矣故曰幾於道然而可名之善未若此者也故曰上善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

避高趨下未嘗有所逆善地也空虛靜默深而不可測善淵

也利澤萬物施而不求報善仁也圓必旋方必折塞必止決必流善信也洗滌羣穢平準高下善治也遇物賦形而不留於一善能也冬凝春泮涸溢不失節善時也

夫惟不爭故無尤

有善而不免於人非者以其爭也水惟不爭故兼七善而無尤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鋭之不可長保

知盈之必溢而以持固之不若不盈之安也知鋭之必折而以揣先之不可必恃也若夫聖人有而不有尚安有盈循理而後行尚安有鋭無盈則無所用持無鋭則無所用揣矣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四時之運功成者去天地尚然而況於人乎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魄之所以異於魂者魄為物魂為神也易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魄為物故襍而止魂為神故一而變謂之營魄言其止也蓋道無所不在其於人為性而性之妙為神言其純而未襍則謂之一言其聚而未散則謂之樸其歸皆道也各從其實言之耳聖人性定而神凝不為物遷

雖以魄為舍而神所欲行魄無不從則神常載魄矣衆人以物役性神昏而不治則神聽於魄耳目困於聲色鼻口勞於臭味魄所欲行而神從之則魄常載神矣故教之以抱神載魄使兩者不相離此固聖人所以修身之要至於古之眞人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亦由是也

專氣致柔能嬰兒乎

神不治則氣亂強者好鬪弱者喜畏不自知也神治則氣不妄作喜怒各以其類是之謂專氣神虛之至也氣實之始也虛之極為柔實之極為剛純性而亡氣是之謂致柔嬰兒亦、

知好惡是以性全性全而氣微氣微而體柔專氣致柔能如
嬰兒極矣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聖人外不為魄所載內不為氣所使則其滌除塵垢盡矣於
是其神廓然玄覽萬物知其皆出於性等觀淨穢而無所瑕疵矣

愛民治國能無知乎

既以治身又推其餘以及人雖至於愛民治國一以無心遇
之苟其有心則愛民者適所以害之治國者適所以亂之也

天門開闔能無雌乎

天門者治亂廢興所從出也既以身任天下方其開闔變會之間衆人貴得而患失則先事以徼福聖人循理而知天命則待唱而後和易曰先天而天弗違非先天也後天而奉天時非後天也言其先後常與天命會耳不然先者必蚤後者必暮皆失之矣故所謂能無雌者亦不失時而已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内以治身外以治國至於臨變莫不有道也非明白四達而能知之乎明白四達心也是心無所不知然而未嘗有能知之心也夫心一而已則是二一也自一而二微之所自生而愚之所自始也今夫鏡之爲物

來而應之則已矣又安得知應物者乎本則無有而以意加
之此妄之源也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其道既足以生畜萬物又能不有不恃不宰雖有大德而物
莫之知也故曰玄德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
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竭智盡物以爲器而器之用常在無有中非有則無無以致
其用非無則有無以施其利是以聖人常無以觀其妙常有

以觀其徼知兩者之為一而不可分則至矣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視色聽聲嘗味其本皆出於性方其有性而未有物也至矣
及目緣五色耳緣五音口緣五味奪於所緣而忘其本則雖
見而實盲雖聞而實聾雖嘗而實爽也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
為目故去彼取此

聖人視色聽音嘗味皆與人同至於馳騁田獵未嘗不為而
難得之貨未嘗不用也然人皆以為病而聖人獨以為福何

也聖人為腹而衆人為目目貪而不能受腹受而未嘗貪也故

彼物之自外至者也此性之凝於内者也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

古之達人驚寵如驚辱知寵之為辱先也貴身如貴大患知身之為患本也是以遺寵而辱不及忘身而患不生

何謂寵辱一作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所謂寵辱非兩物也辱生於寵而世不悟以寵為上而以辱為下者皆是也若知辱生於寵則寵顧為下矣故古之達人得寵若驚失寵若驚未嘗安寵而驚辱也所謂若驚者非實

驚也若驚而已

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貴之為言難也有身大患之本而世之事難於履大患不難於有其身故聖人因其難於履患而救之以難於有身知有身之為難而大患去矣性之於人生不能加死不能損其大可以充塞天地其精可以蹈水火入金石凡物莫能患也然天下常患忘失本性而惟身之為見愛身之情篤而物始能患之矣生死病疾之變攻之於內寵辱得失之交攖之於外

未有一物而非患也夫惟達人知性之無壞而身之非實忽然忘身而天下之患盡去然後可以涉世而無累矣

故貴以身為天下者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者乃可以託於天下

人之所以鶩於權利溺於富貴犯難而不悔者將以厚其身耳今也祿之以天下而重以身任之則其忘身也至矣如此而以天下予之雖天下之大不能患之矣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

視之而見者色也所以見色者不可見也聽之而聞者聲也所以聞聲者不可聞也摶之而得者觸也所以得觸者不可得也此三者雖有智者莫能詰也要必混而歸於一而後可耳所謂一者性也三者性之用也人始有性而已及其與物搆然後分裂四出爲視爲聽爲觸日用而不知反其本非復混而爲一則日遠矣若推而廣之則佛氏所謂六入皆然矣首楞嚴有云反流全一六用不行此之謂也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物之有形者皆根於陰陽故上皦下昧不可逃也道雖在上

而不曒雖在下而不昧不可以形推也

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繩繩運而不絶也人見其運而不絶則以為有物矣不知其卒歸於無也

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一作物）之象是謂忽恍

狀其著也象其微也無狀之狀無物之象皆非無也有無不可名故謂之忽恍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道無所不在故無前後可見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一作以）知古始是謂道紀

古者物之所從生也有者物之今則無者物之古也執其所從生則進退疾徐在我矣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粗盡而微微極而妙妙極而玄玄則無所不通而深不可識矣

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豫（一作與）兮若冬涉川

戒而後動曰豫其所欲為迫而後應豫然若冬涉川逡巡如不得已也

猶兮若畏四鄰

疑而不行曰猶其所不欲遲而難之猶然如畏四隣之見也之

儼兮其若容一作客

無所不敬未嘗惰也

渙兮若氷之將釋

知萬物之出於妄未嘗有所留也

敦兮其若樸

人僞已盡復其性也

曠兮其若谷

虛而無所不受也

渾兮其若濁

和其光同其塵不與物異也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世俗之士以物汨性則濁而不復清枯槁之士以定滅性則安而不復生今知濁之亂性也則靜之靜之而徐自清矣知滅性之非道也則動之動之而徐自生矣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今所謂動者亦若是耳

保此道者不欲盈

盈生於極濁而不能清安而不能生所以盈也

夫惟不盈故能蔽（一作弊）不新成

物未有不蔽者也夫惟不盈故其蔽不待新成而自去

致（一作至）虛極守靜篤

致虛不極則有未亡也守靜不篤則動未亡也丘山雖去而微塵未盡未為極與篤蓋致虛存虛猶未離有守靜存靜猶陷於動而況於他乎不極不篤而責虛靜之用難矣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極虛篤靜以觀萬物之變然後不為變之所亂知凡作之未有不復者也苟吾方且與萬物皆作則不足以知之矣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

萬物皆作於性皆復於生譬如華葉之生於根而歸於根濤瀾之生於水而歸於水耳

歸根曰靜

苟未能自復於性雖止動息念以求靜非靜也故惟歸根然後為靜

是謂復命

命者性之妙也性猶可言至於命則不可言矣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聖人之學道必始於窮理中於盡性終於復命

仁義禮樂聖人之所以接物也而仁義禮樂之用必有所以然者不知其所以然向其名而為之世俗之士也知其所以然而後行之君子也此之謂窮理雖然盡心以窮理而後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事物日攝於前必求而後能應則其為力也勞而為功也少聖人不為物所蔽其性湛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物至而能應此之謂盡性雖然此吾性也猶有物我之辨焉則幾於妄矣君之命曰命天之命曰命以性接物而不知其為我是以寄之命也此之謂復命

復命曰常

方其作也雖天地山河之大未有不變壞其常者惟復於性而後湛然常存矣

知常曰明

不以復性爲明則皆世俗之智雖自謂明而非明也

不知常妄作凶

不知復性則緣物而動妄作而凶雖得於一時而失之遠矣

知常容

方迷於妄則自是而非彼物皆吾敵吾何以容之苟知其皆妄則雖仇讐猶將哀而憐之夫何所不容哉

容乃公

無所不容則彼我之情盡而尚誰私乎

公乃王

無所不公則天下將往而歸之矣

王乃天

無所不懷雖天何以加之

天乃道

道乃久没身不殆

然而雖道亦不能復進於此矣

天猶有形至於道則極矣然而復欲進於此則不能矣

太上下知有之

以道化育天下而未嘗治之民不知其所以然故亦知有之
而已
其次親之譽之
以仁義治天下其德可懷其功可見故民親譽之其名雖美
而厚薄自是始矣
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以政齊民非不畏也然力之所不及則侮之矣
信不足焉有不信
吾誠自信則以道御天下足矣唯不自信而加之以仁義重

之以政刑而民始不信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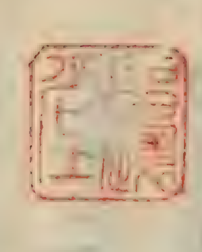
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聖人自信有餘其於言也猶然貴之不輕出諸口而民已信之矣及其功成事遂也則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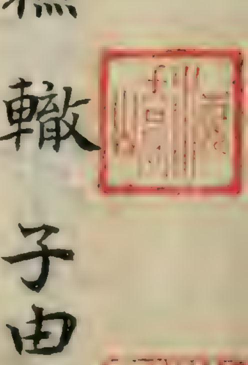
寶顏堂訂正老子解卷之一終



寶顔堂訂正老子解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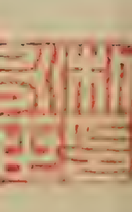


宋　蘓　轍　子由　註



明　陳繼儒　仲醇

　　姚士麟　叔祥　校



大道廢有仁義

大道之隆也仁義行於中而民不知大道既廢而仁義見矣

智慧出有大僞

世不知道之足以統御萬物也而以智慧加之於是始民以僞報之矣

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六親方和孰非孝慈國家方治孰非忠臣堯非不孝而稱舜無瞽瞍也伊尹周公非不忠也而獨稱龍逢比干無桀紂也

涸澤之魚相呴以沫相濡以濕不如相忘於江湖

絶聖棄智民利百倍

非聖智不足以知道使聖智為天下其有不以道御物者乎

然世之人不足以知聖智之本而見其末以為以功勝物者也

於是馳騁於其末流而民始不勝其害矣故絶聖棄智則利民百倍

絶仁棄義民復孝慈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仁義所以為孝慈矣然及其衰也竊仁義之名以要利於世於是子有違父而父有虐子此則仁義之迹為之也故絶仁棄義民復孝慈

絶巧棄利盗賊無有

巧所以便事也利所以濟物也二者非以為盗而盗賊不得則不行故絶巧棄利則盗賊無有

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世之貴此三者以為天下之不安由文之不足故也是以或

屬之聖智或屬之仁義或屬之巧利蓋將以文治之也然而天下益以不安曷不反其本乎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而天下各復其性雖有三者無所用之矣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此則聖智之大仁義之至巧利之極也然孔子之仁義禮樂治天下老子絕而棄之或者以為不同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孔子之慮後世也深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使中人以下守其器不為道之所眩以不失為君子而中人以上自是而上達也老子則不然患於明道而急於開人心故

示人以道而薄於器以爲學者惟器之知則道隱矣故施仁義棄禮樂以明道夫道不可言可言皆其似者也達者因似以識真而昧者執似以陷于大過故後世執老子之言以亂天下者有之而學孔子者無大過因老子之言以達道者者不少而求之於孔子者常若其無所從入二聖人者皆不得已也全於此必畧於彼矣

絕學無憂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不知性命之正而以學求益增所未聞積之不已而無以一之則以圓害方以直害曲其中紛然不勝其憂矣患夫學者之至此也故曰絕學無憂若夫聖人未

嘗不學而以道爲主不學而不少多學而不亂廓然無憂而

安用絶學也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學者溺於所聞而無以一之則唯之爲恭阿之爲慢不可同

日言矣而況乎善惡之相交反也乎夫惟聖人知萬物同出

於性而皆成於妄如畫馬牛如刻虎彘皆非其實滑焉無是

非同異之辨孰知其相去幾何哉苟知此則萬物並育而不

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無足怪矣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聖人均彼我一同異其心無所復留然豈以是忽遺世法犯分亂理而不顧哉人之所畏吾亦畏之人之所為吾亦為之雖列於君臣父子之間行於禮樂刑政之域而天下不知其異也其所以不攖於物者惟心而已

荒兮其未央哉人皆徇其所知故介然不出畦畛聖人兼涉有無無入而不可則荒兮其未可央也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人各溺於所好其美如享太牢其樂如春登臺囂然從之而不知其非惟聖人深究其妄遏之泊然不動如嬰兒之未能孩也

乘乘兮若無所歸

秉萬物之理而不自私故若無所歸

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

衆人守其所知各自以為有餘聖人包舉萬物而不主於一故超然其若遺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

沌沌若愚而非愚也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世人以分別為智聖人知羣妄之不足辨也故其外若昏其中若悶

忽兮若海漂兮若無所止
忽然若海不見其津涯也漂然無定不見其所止宿也
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
人各有能故世皆得而用之聖人才德全備若無所施故疑於頑鄙
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道者萬物之母衆人徇物忘道而聖人能遺萬物以道爲宗譬如嬰兒無所襍食食於母而已
孔德之名惟道是從一作容

道無形也及其運而為德則有容矣故德者道之見也自是推之則衆有之容皆道之見於物者也○

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道非有無故以恍惚言之然及其運而成象著而成物未有不出於恍惚者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方有無之未定恍惚而不可見及夫有無之交則見其窈冥深渺雖未成形而精存乎其中矣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物至於成形則眞僞雜矣方其有精不容僞也眞僞既襍自一而爲二而爲三紛然錯出不可復信矣方其有精不吾欺也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

古今雖異而道則不去故以不去名之惟未嘗去故能閱衆有之變也雖萬物之美不免於變矣甫者美也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聖人所以知萬物之所以然者以能體道而不去故也

曲則全

聖人動必循理理之所在或直或曲要於通而已通故物不

逆不逆故全也

枉則直

直而非理則非直矣循理雖枉而實天下之至直也

窪則盈

衆之所歸者下也雖欲不盈不可得矣

弊則新

昭昭察察非道也悶悶若將弊矣而日新之所自出矣

少則得

道一而已得一則無不得矣

多則惑

多學而無以一之則惑矣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抱一者復性者也蓋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皆抱一之餘也

弊則新少則得皆抱一之餘也故以抱一終之

不自見故明

目不自見故能見物鏡不自照故能照物如使自見自照則自爲之不暇何暇及物哉

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皆不爭之餘也故以不爭終之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世以直爲是以曲爲非將循理而行於世則有不免於曲者矣故終篇復言之曰此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夫所謂全者非獨全身也內以全身外以全物物我兼全而復歸於性則其爲直也大矣

復于性則

希言自然

言出於自然則簡而中非其自然而強言之則煩而難信矣

故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

不可既所謂希言也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陰陽不爭風雨時至不疾不徐盡其勢之所至而後止若夫陽亢於上陰伏於下否而不得洩於是為飄風暴雨若將不勝然其勢不能以終日古之聖人言出於希行出於夷皆由其自然故久而不窮世或厭之以為不若詭辯之悅耳怪行之驚世不知其不能久也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

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一作失）

孔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志于仁猶若此而況于志于道）而況志於道者乎夫苟從事於道則其所為合於道者得道合於德者得德不幸而失雖失於（雖失於所爲然必有）牀然必有得於道德矣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不知道者信道不篤因其失而疑之於是益以不信夫惟知道然後不以得失疑道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

矜者不長

人未有不能立且行者也苟以立為未足而加之以跂以行為未足加之以跨未有不喪失其行立者彼其自見者之流亦若是矣

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譬如飲食適飽則已餘則病譬如四體適完則已贅則累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夫道非清非濁非高非下非去非來非善非惡混然而成其體於人為性故曰有物混成此未有知其生者蓋湛然常存

而天地生於其中耳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

寂兮無聲寥兮無形獨立無匹而未嘗變行于羣有而未嘗殆以此化育萬物則皆有其母矣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爲之名曰大

道本無名聖人見萬物之無不由也故字之曰道見萬物之莫能加也故强名之曰大然其實則無得而稱之也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自大而求之則逝而往矣自往而求之則遠不及矣雖逝雖

遠然反而求之一心足矣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由道言則雖天地與王皆未足大也然世之人習知三者之大而不信道之大也故以實告之人不若地地不若天天不若道道不若自然然使一日復其性則此三者皆足以盡之矣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

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鎭大不行者使行不動者制動故輕以重爲根躁以靜爲君

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行欲輕而不離輜重觀雖樂而必有燕處重靜之不可失如此
柰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人主以身任天下而輕其身則不足以任天下矣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輕與躁無施而可然君輕則臣知其不足賴臣躁則君知其
志於利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讁善計不用籌策
乘理而行故無迹時然後言故言滿天下無口過萬物之數

畢陳於前善計安用籌策

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全德之人其於萬物如母之於子雖縱而不去故無關而能閉無繩而能約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彼方執策以計設關以閉持繩以結其力之所及者少矣聖人之於人非特容之又善救之我不棄人而人安得不歸我哉

是謂襲明

救人於危難之中非救之大者也方其流轉生死為物所蔽

而推吾至明以與之使暗者皆明如燈相傳相襲而不絕可謂善救人矣

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

聖人無心於教故不愛其資天下無心于學故不貴其師聖人不獨吾忘天下亦能使天下忘我故也

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聖人之妙雖智者有所不諭也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

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徳乃足復歸於樸

雄雌先後之及我者也黒白明暗之及我者也榮辱貴賤之及我者也夫欲先而惡後欲明而惡暗欲貴而惡賤物之情也然而先後之及我不若明暗之切明暗之及我不若貴賤之深古之聖人去妄以求復性其性愈明則其守愈下其守愈下則其徳愈厚其徳愈厚則其歸愈大盖不知而不爲不若知而爲之至也知其雄守其雌知性者也知性而爭心止則天下之爭先者、將皆歸之如水之赴谿莫有去者雖然譬一如嬰兒能受而未能用也故曰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

其黑見性者也居暗而視明天下之明者皆不能以形逃矣故衆則之以爲法雖應萬物而未甞（渫音羨甞未甞窮）忒未甞窮故曰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復性者也諸妄已盡處辱而無憾曠兮如谷之虛物來而應之德足於此純性而無襍矣故曰復歸於朴

朴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聖人既歸於朴復散朴而爲器以應萬物譬如人君之分政以立官長亦因其勢之自然雖制而非有所割裂也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

聖人之有天下非取之也萬物歸之不得已而受之其治天

下非為之也因萬物之自然而除其害耳若欲取而為之則
不可得矣、
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凡物皆不可為也雖有百人之聚不循其自然而妄為之必
有齟齬不服者而況天下乎雖然小物寡衆猶有可以力取
而智奪者至於天下之大有神主之不待其自歸則叛不聽
其自治則亂矣、
故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
去奢去泰、

陰陽相盪高下相傾大小相使

陰陽相傾大小相使或行於前或行於後或呴而煖之或吹而寒之或益而強之或損而羸之或載而成之或隳而壞之皆物之自然而勢之不免也然世之愚人私己而務得乃欲拒而違之其禍不廢則折聖人知其不可逆則順以待之去其甚去其奢去其泰使不至於過而傷物而天下無患矣此不為之至也堯舜之於水旱雖不能免而終不至於敗者由此故也易之泰曰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三陽在內三陰在外物之泰極矣聖人慎其過而害生故裁成而輔相之使不至於過此所謂去甚去奢去泰也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還

聖人用兵皆出于不得已非不得已而欲以强勝天下雖或能勝其禍必還報之楚靈齊湣秦皇漢武或以殺其身或以禍其子孫人之所毒鬼之所疾未有得免者也

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兵之所在民事俱廢故田不修用兵之後殺氣勝故禾谷傷

凡兵皆然而況以兵强天下者耶

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

果決也德所不能綏政所不能服不得已而後以兵決之耳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
勿矜勿伐勿驕不得已四者所以勿强也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壯之必老物無不然者惟有道者成而若缺盈而若冲未嘗壯
故未嘗老未嘗死以兵强天下壯亦甚矣而能無老乎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以之濟難而不以爲常是謂不處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
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一本無美而下九字

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道無常名一作常無朴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朴性也道常無名亦不可名矣故其為物舒之無所不在而斂之不盈毫末此所以朴雖小而不可臣也故匹夫之賤守之則塵垢糠粃足以陶鑄堯舜而侯王之尊不能守則萬物不賓矣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

沖氣升降相合爲一而降甘露脂然被於萬物無不均遍聖人體至道以應諸有亦如靈之無不及者此所以能賓萬物也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天一作亦將知之止一作知之止一作所以不殆

聖人散朴爲器因器制名豈其徇名而忘朴逐末而喪本哉蓋亦知復於性是以乘萬變而不殆也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江海水之鍾也川谷水之分也道萬物之宗也萬物道之末也皆水也故川谷歸其所鍾皆道也故萬物賓其所宗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分別為智識盡為明分別之心未除故止於知人而不能自知識盡則無分別故能自知而又可以及人也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力能及人而不能及我能克己復性則非力之所及故可謂強也

知足者富

知足者所遇而足則未嘗不富也雖有天下而常歉不足之心以處之則是終身不能富也

強行者有志

不與物爭而自強不息物莫能奪其志也

不失其所者久。

物變無窮，而心未嘗失，則久矣。

死而不亡者壽。

死生之變亦大矣，而其性湛然不亡，此古之至人能不生不死者也。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汎兮無可無不可，故左右上下周旋無不至也。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名有。

世有生物而不辭者，必將恃之以為己，有世有避物而不有

者必將辭物而不生生而不辭成而不有者惟道而已

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為小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為大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大而有為大之心則小矣

執大象天下往

道非有無故謂之大象苟其昭然有形則有同有異同者好之異者惡之好之則來惡之則去不足以使天下皆往矣

往而不害安平泰

有好有惡則有所利有所害好惡既盡則其於萬物皆無害

矣故至者無不安無不平無不泰

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作樂設餌以待來者豈不足以止過客哉然而樂闋餌盡將捨之而去矣若夫執大象以待天下天下不知好之又况得而惡之乎雖無臭味形色聲音以悅人而其用不可盡矣

將欲噏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强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未嘗與之而遽奪則勢有所不及理有所不足勢不極則取

之難理不足則物不服然此幾於用智也與管仲孫武何異
聖人之與世俗其迹固有相似者也聖人乗理而世俗用智
乗理如醫藥巧於應病用智如商賈巧於射利

柔弱勝剛強

聖人知剛強之不足恃而以柔弱自處天下之剛強方相傾
相軋而獨柔弱以待之及其大者傷小者死而吾以不較坐
待其斃此所謂勝也雖然聖人豈有意爲此以勝物哉知勢
之自然而居其自然耳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魚之爲物非有爪牙之利足以勝物也方其托於深淵雖强有力者莫能執之及其脫淵而陸則蠢然一物耳何能爲哉聖人居於柔弱而剛强者莫能傷非徒莫能傷也又將以前制其後此不亦天下之利器也哉魚惟脫於淵然後人得制之聖人惟處於柔弱而不厭故終能服天下此豈與衆人共之者哉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

無所不爲而無爲之之意耳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朴

聖人以無化萬物萬物化之治於無為而漸至於作譬如嬰

三代之衰人情之變日以益甚方其欲作而上之人與天下皆靡故其變至有不可勝言者苟其方作而不為之動

兒之長人依自起古三代之衰人情之變至有不可勝言者

苟其方作而不為之動終以無名之朴鎮之庶幾可得而止也

無名之朴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

聖人中無抱朴之念外無抱朴之迹故朴全而用大苟欲朴之心尚存於胷中則失之遠矣

寳顏堂訂正老子解卷之二終

寶顔堂訂正老子解卷之三

宋　蘇轍　子由　註

明　陳繼儒　仲醇

李犖亨　會嘉　校

德經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非有意於德而德自足其下知德之貴勉强以求不失蓋僅自完耳而何德之有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

無為而有以為之則猶有為也惟無為而無以為之者可謂無為矣其下非為不成然猶有以為之非徒作而無術者也

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

仁義皆不免於為之矣其所以異者仁以無以為為勝義以有以為為功耳德有上下而仁義有上無下何也下德在仁義之間而仁義之下者不足復言故也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自德以降而至於禮聖人所以養民者極矣故為之而不應則至於攘臂而強之而又不應於是刑罰興而甲兵起則徒

作而無術矣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忠信而無禮則忠信不見禮立而忠信之美發越於外君臣父子之間夫婦朋友之際一其外燦然而其中無餘矣故順之則治違之則亂治亂之相去其間不能以髮故曰亂之首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聖人玄覽萬物是非得失畢陳於前如鑑之照形無所不見而孰為前後世人視止於目聽止於耳思止於心冥行於萬

人物之間役智以求識而偶有見焉雖自以為明而不知至愚之自始也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世之鄙夫樂其有德於下而忘其上故喜薄而遺厚采華而棄實非大丈夫孰能去彼取此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

一道也物之所以得為物者皆道也天下之人見物而忘道天知其清而已地知其寧而已神知其靈而已谷知其盈而

已萬物知其生而已侯王知其為天下正而已不知其所以得此者皆道存焉耳

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為貞而貴高將恐蹷

致之言極也天不得一未遽裂也地不得一未遽發也神不得一未遽歇也谷不得一未遽竭也萬物不得一未遽滅也侯王不得一未遽蹷也然其極必至於此耳

故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

天下地之大侯王之貴皆一之致夫一果何物也視之不見執
之不得則亦天下地之至微也此所謂賤與下也本也
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耶非乎
昔之為此稱者亦舉其本而遺其末耳
故致數車無車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
輪輻蓋軫衡軛轂轊會而為車物物可數而車不可數然後
知有之為車所謂無之以為用者也然則天地將以大為天
地耶侯王將以貴為侯王耶大與貴之中有一存焉此其所
以為天地侯王者而莫或之知耳故一處貴而非貴處賤而

非賤若玉之碌碌貴而不能賤石之落落賤而不能貴也

反者道之動

復性則靜矣然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之所自起也

弱者道之用

道無形無聲天下之弱者莫如道然而天下之至强莫加焉此其所以能用萬物也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世不知靜之為動弱之為强故告之以物之所自生者益天

下之物聞有母制子而未聞有以子制母者也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

道非形不可見非聲不可聞不先知萬物之妄廓然無祭卓然有見未免於不信也故下士（下士聞道以為）荒唐謬悠而笑之中士聞道與之存亡出没而疑之惟了然見之者然後勤丨行服膺而不怠孔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斯所謂上士也哉

故建言者有之

建立也古之立言者有是說而老子取之下之所陳者

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類一作纇

無所不照而非察也若止不行而天下之速者莫之先也或夷或類所至則平而未嘗削也

上德若谷太白若辱

上德不德如谷之虛也使白而不受汙此則不屑不潔之士而非聖人也

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眞若渝

大廣大而不可復加則止於此而已非廣也因物之自然而無所立者外若偷惰而實建也體性抱神隨物變化而不失眞

者外若渝也

大方無隅大器晩成

全其大方故不小立圭角惟器之大故不可近用也

大音希聲大象無形

非耳之所得聞非目之所得見也

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道之所寓無所不見凡此十二者皆道之見於事者也而道之大全則隱於無名惟其所寓推其有餘以貸不足物之賴之以成者如此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夫道非一非二及其與萬物為偶道一而物不一故以一名道然而道則非一也一與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是以往而萬物生物雖有萬不同而莫不負陰抱陽沖氣以為和者蓋物生於三而三生於一理之自然也

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

世之人不知萬物之所自生莫不賤寡小而貴衆大然王公之尊而自稱孤寡不穀古之達者蓋已知之矣

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一作亦我義教之

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世以柔弱爲損强梁爲益不知其非也故將使天下之教者皆以此教之曰不見强梁者之不得其死乎强梁妄之極也人知强梁之不免於死則知妄之不可爲知妄之不可爲而後可與語道矣故曰吾將以爲教父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

以堅御堅不折則碎以柔御堅柔亦不靡堅亦不病求之於物則水是也以有入有捍不相受以無入有無未嘗勞有未嘗覺求之於物則鬼神是也是以聖人唯能無爲故能役使

衆强出入羣有
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
先身而後名貴身而賤貨猶未為忘我也夫忘我者身且不
有而況於名與貨乎然貴以身為天下非忘我不能使天下
知名之不足親貨之不足多而後知貴身知貴身而後知忘
我此老子之意也
得與亡孰病
不得者以亡為病及其既得而患失則病又有甚於亡者惟

齊有亡均得失而後無病也

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愛之甚則凡可以求之者無所不為能無費乎藏之多則攻之者必衆能無亡乎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窮

天下以不缺為成故成必有弊以不虛為盈故盈必有窮聖人要於大成而不恤其缺期於大盈而不惡其冲是以成而不弊盈而不窮也

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直而不屈其直必折循理而行雖曲而直巧而不拙其巧必勞付物自然雖拙而巧辯而不訥其辯必窮因理而言雖訥而辯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成而不缺盈而不沖直而不屈巧而不拙辯而不訥譬如躁之不能靜靜之不能躁耳夫躁能勝寒而不能勝熱靜能勝熱而不能勝寒皆滯于一偏而非其正也唯泊然清淨不染于一非成非缺非盈非直非屈非巧非拙非辯非訥而後無所不勝可以爲天下正矣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

　天下各安其分則不爭而自治故却走馬而糞田

天下無道戎馬生于郊罪莫大于可欲禍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

　以其可欲者示人固有罪矣而不足其足者其禍又甚所欲必得者其咎最大匹夫有一于身患必及之侯王而為是則戎馬之所自起也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知足者所寓而足故無不足也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性之為軆充遍宇宙無遠近古今之異古之聖人其所以不出戶牖而無所不知者特其性全故耳世之人為物所蔽性分於耳目內為身心之所紛亂外為山河之所障塞見不出視聞不出聽戶牖之微能蔽而絕之不知聖人復性而足乃欲出而求之是以彌遠而彌少也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性之所及非特能知能名而已蓋可以因物之自然不勞而成矣

為學日益

不知道而務學聞見日多而無以一之不免爲累也孔子曰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爲道日損
苟一日知道顧視萬物無一非妄去妄以求復性是之謂損
孔子謂子貢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
去妄以求復性可謂損矣而去妄之心猶存及其無妄此心
純性而無餘然後無所不爲而不失於無爲矣

取（取上一有故字）天下（一本有者字）常以無事及（一本有其字）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人皆有欲取天下之心故造事而求之心見於外而物惡之故終不可得聖人無爲故無事其心見於外而物安之雖不取天下而天下歸之矣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

虛空無形因萬物之形以爲形在方爲方在圓爲圓如使空自有形則何以形萬物哉是以聖人無心因百姓之心以爲心無善不善皆善之無信不信皆信之善不善在彼而吾所

以善之者未嘗渝也可謂德善矣信不信在彼而吾所以信之者未嘗變也可謂德信矣不然善善而棄不善信信而棄不信豈無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哉

聖人在天下怵怵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天下善惡信偽方各自是以相非相賊不知所定聖人憂之故怵怵為天下混其心無善惡無信偽皆以一待之彼方注其耳目以觀聖人之予奪而吾一以嬰兒遇之於善無所喜於惡無所嫉夫是以善者不矜惡者不慍釋然皆化而天下始定矣

出生入死

性無生死出則為生入則為死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

臣萬物（用物取精皆）｜取生以自滋養者生之徒也聲色臭味自以戕賊者死之徒也二者既分死生之道矣吾又知作而不知休言而不知默知思而不知忘以趨於盡則所謂動而之死地者也生死之道以十言之三者各居其三矣豈非生死之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而已乎不生不死則易所謂寂然不動者也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得之以寄無思無為之妙也

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有生則有死故生之徒即死之徒也人之所賴於生者厚則死之道常十九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避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至人常在不生不死之中生地且無焉有死地哉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

道者萬物之母故生萬物者道也及其運而爲德收養羣衆而不辭故畜萬物者德也然而道德則不能自形因萬物而

後形見物則不能自成遠近相取柔剛相交而後興亡治亂
積而爲勢而後
之變成矣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形雖由物成雖由勢而非道不生非德不畜是以道尊而德
貴尊如父兄貴如侯王道無位而德有名故也若恃爵而後
尊貴者非實尊貴矣
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
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道方無名則物之所資始也

及其有名則物之所資生也故謂之始又謂之母其子則萬物也

既知（一作得）其母復（一作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聖人體道以周物譬如以母知其子了然無不察雖其緒能周之然而未嘗以物忘道故終守其母也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天下皆具此道然常患忘道而徇物目悅於色耳悅於聲開其悅之之心而以其事濟之是以終身陷溺而不能救夫聖人之所以終身不勤者唯塞而閉之未嘗出而徇之也

見小曰明守弱曰強

悅之為害始小而浸大知小之將大而閑之可謂明矣趨其所悅而不顧自以為強而非強也唯見悅而知畏之者可謂強矣

用

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習一作襲常

世人開其所悅以身殉物往而不返聖人塞而閑之非絕物也以神應物用其光如已身不與也夫耳之能聽目之能視鼻之能齅口之能嘗身之能觸心之能思皆所謂光也蓋光與物接物有去而明無損是以應萬物而不窮殃不及於其身故其常性湛然相襲而不絕矣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體道者無知無行無所施設而物自化今介然有知而行於大道則有所施設建立非其自然有足畏者矣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大道夷易無有險阻世之不知者以為迂緩而好徑以求捷故凡舍其自然而有所設施者皆欲速者也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綵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非盜哉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豈復飾末廢本以

施設爲事誇以誨盜哉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

世豈有建而不拔抱而不脫者乎惟聖人知性之眞審物之妄捐物而修身其德充積實無所立而其建有不可拔者實無所執而其抱有不可脫者故至其子孫猶以祭祀不輟也

修之於身其德迺眞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迺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

身既修推其餘以及外雖至於治天下可也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

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天地外者世俗所不見矣然其理可推而知也修身之至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皆吾之所及知也然安知聖人之以天下觀天下亦若吾之以身觀身者乎豈身可以身觀而天下獨不可以天下觀乎故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言亦以身知之耳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老子之言道德每以瓔兒況之者皆言其體而已未及其用也夫嬰兒淡然無欲其體則至矣然而物來而不知應故未

可以言用也

毒虫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道無形體物莫得而見也況可得而傷之乎人之所以至於有形者由其有心也故有心而後有形有形而後有敵敵立而傷之者至矣無心之心物無與敵者而曷由傷之夫赤子之所以至此者唯無心也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

無執而自握無欲而自作是以知其精有餘而非心也

終日號而不啞和之至也

心動則氣傷氣傷則號而啞終日號而不啞是以知其心不動而氣和也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

和者不以外傷内也復命曰常遇物而知反其本者也知和曰常得本以應萬物者也其實一道也故皆謂之常矣

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强

生不可益而欲益之則非其正矣（祥妖也）妖也氣惡妄作而又以心使之則强梁甚矣

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

益生使氣不能聽其自然日入於剛强而老從之則失其赤子之性矣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鋭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

道非言説亦不離言説然能知者未必言能言者未必知唯塞兌閉門以杜其外挫鋭解紛和光同塵以治其内者默然不言而與道同矣

故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可得而親則可得而疏可得而利則可得而害可得而貴則可得而賤體道者均覆萬物而孰為親疏等觀順逆而孰為利害不知榮辱而孰為貴賤情計之所不及此所以為天下貴也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

古之聖人柔遠能邇無意於用兵唯不得然後有征伐之事故以治國為正以用兵為奇雖然此亦未足以取天下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唯體道者廓然無事雖不取天下而天下歸之矣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人主多忌諱下情不上達則民貧而無告矣

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

富我無欲而民自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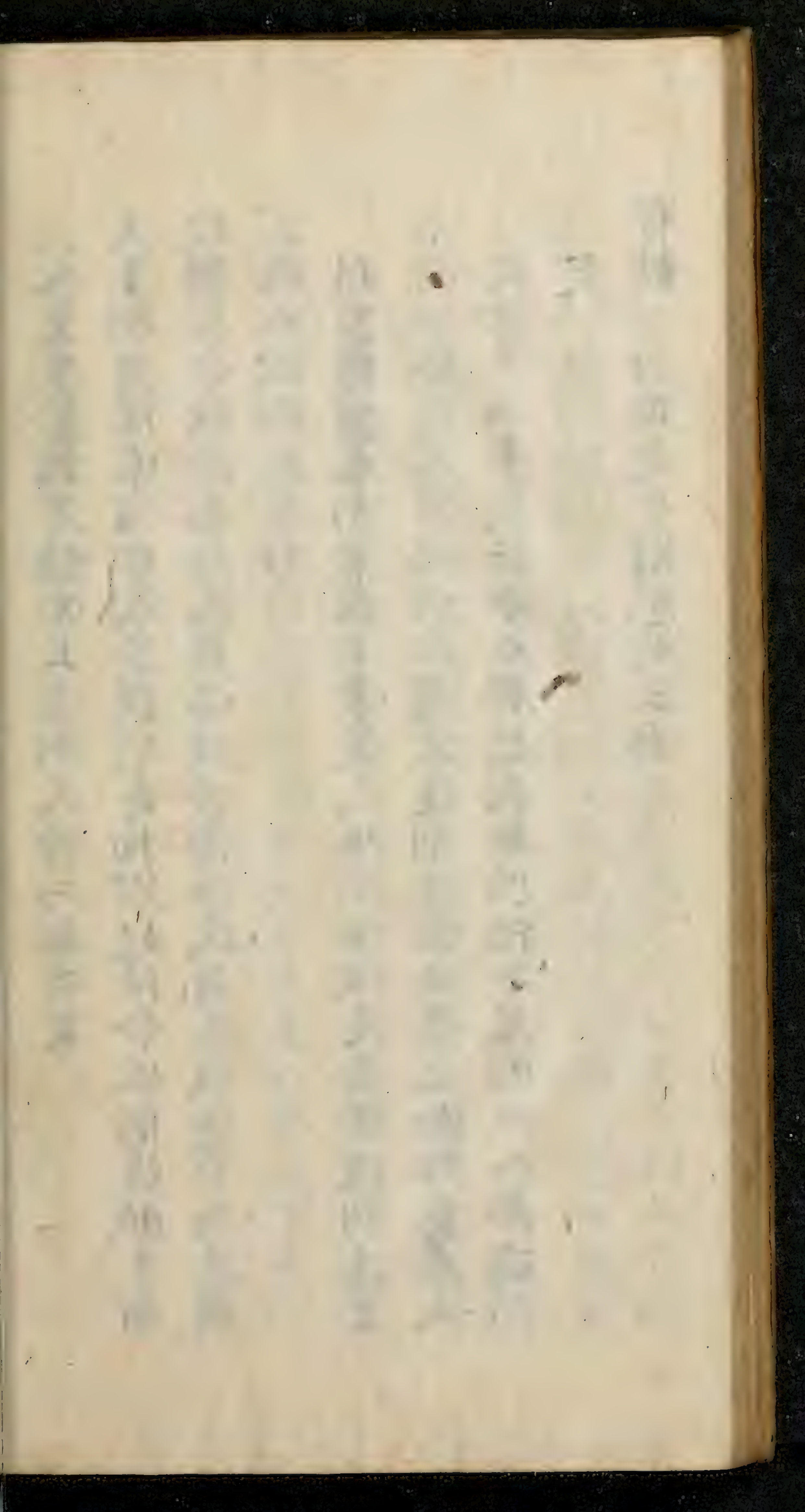
利器權謀也明君在上常使民無知無欲民多權謀則其上

眩而昏矣人不務本而趨末技則非常無益之物作矣愚人

之詐僞而多爲法令以勝之民無所措手足則日入於盜賊

矣

寶顏堂訂正老子解卷之三終



寶顏堂訂正老子解卷之四



宋　蘇轍　子由　註

明　陳繼儒　仲醇
　　顧雲鳳　泰符　校

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正復為奇善復為訞（一作妖）民之迷其日固久

天地之大世俗之見有所眩而不知也蓋福倚於禍禍伏於福譬如晝夜寒暑之相代正之為奇善之為訞譬如老稚生死

之相繼未始有正止而迷一者不知也夫惟聖人出於萬物之表而覽其終始得其大全而遺其小察視之悶悶若無所明其民醇醇各全其性矣若夫世人不知道之全體以耳目之所知為至彼方且自以為福而不知禍之伏於其後方且自以為善而不知訞之起於其中區區以察為明至於甚察傷物而不悟其非也可不哀哉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害劌一作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知小察之不能盡物是以雖能方能廉能直能光而不用其能恐其陷於一偏也而不及者不及此則此世俗所謂悶悶也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尅無不尅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凡物方則割廉則劌直則肆光則耀惟聖人不然此所謂嗇也夫嗇者有而不用者也世患無以服人苟誠有而能嗇雖未嘗與物較而物知其非不能也則其服之早矣物既已服斂藏而用至於沒身而終不試則德重積矣德積既厚雖天下之剛強無不能尅則物莫測其量矣如此而後可以有國彼世之小人有尺寸之柄輕用之一試不服天下測知其淺

淺而爭犯之雖欲保其國家不可得也吾是以知嗇之可以有國可以有國則有國之母也

是謂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

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以嗇治人則可以有國者是也以嗇事天則深根固蔕者是也古之聖人保其性命之常不以外耗内則根深而不可拔蔕固而不可脫雖以長生久視可也葢治人事天雖有内外之異而莫若嗇則一也

治大國若烹小鮮

烹小鮮者不可撓治大國者不可煩煩則人勞撓則魚爛

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

人聖人亦不傷人

聖人無爲使人各安其自然外無所求内無所畏則物莫能

侵雖鬼無所用神矣非其鬼之不神亦有神而不傷人耳非

神之不傷人聖人未嘗傷人故鬼無能爲耳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人鬼之所以不相傷者由上有聖人也故德交歸之

大國者下流

天下之歸大國由衆水之趨下流也

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

衆動之趍靜猶衆高之趍下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

大國能下則小國輔之小國能下則大國納之大國下以取人小國下而取於人

道者萬物之奥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世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凡物之見於外者皆其門堂也道之在物譬如其奧物皆有之而人莫之見耳夫惟賢者得而有之故曰善人之寶愚者雖不能有然而非道則不能安也故曰不善人之所保蓋道不遠人而人則遠人之今誠有人美言之則可以為市於世尊行之則可以加於人矣朝為不義而夕聞大道妄盡而性復雖欲指不善不可得也而又安可棄之哉

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立天子置三公將以道救人耳雖有拱璧之貴駟馬之良而進之不如進此道之多也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一有也字不曰求以一作以求得有罪以免耶故

為天下貴

道本在我人患不求求則得之矣道無功罪人患不知知則

凡罪不能汙矣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聖人為無為故無所不為事無事故無所不事味無味故無

所不味其於大小多少一以道遇之而已蓋人情之所不能

忘者怨也及其愛惡之情忘則雖報怨猶報德也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

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
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世人莫不畏大而侮小難多而易少至於難而後圖大而後
爲則事常不濟矣聖人齊大小一多少無所不畏無所不難
而安有不濟者哉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
於未亂
方其未有持而謀之足矣及其將然非泮而散之不去也然
猶愈於既成也故爲之於未有者上也治之於未亂者次也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治亂禍福之來如彼三者積小以成大聖人待之以無為守之以無執故能使福自生禍自亡譬如種苗深耕而厚耔之及秋自穰譬如被盜危坐而熟視之盜將自却也人不知物之自然以為非為不成非執不留故常與禍爭勝與福爭贅
是以禍至於不救福至於不成其理然也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聖人知有為之害不以人助天始終皆因其自然故無不成

者世人存心於得喪方事之微猶有不知而聽其自然者及見其幾成而重失之則未有不以爲敗之者矣故曰愼終如始則無敗事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人皆徇其所欲以傷物信其所學以害理聖人非無欲也欲而不欲故雖欲而不傷於物非無學也學而不學故雖學而不害於理然後內外空明廓然無爲可以輔萬物之自然而待其自成矣

古之所謂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古之所謂智者知道大全而覽於物之終始故足貴也凡民不足以知此而溺於小智以察爲明則智之害多矣故聖人以道治民非以明之將以愚之耳蓋使之無知無欲而聽上之所爲則雖有過亦小矣

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於大順

吾以智御人人亦以智應之而上下交相賊矣吾之所貴者德也物之所貴者智也德與智固相反然智之所順者小而

德之所順者大也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聖人非欲上人非欲先人也蓋下之後之其道不得不上且先耳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

夫道曠然無形頹然無名充遍萬物而與物無一相似此其所以為大也若似於物則亦一物矣而何足大哉

夫我有三寶持而寶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道以不似物為大故其運而為德亦悶然以鈍為利以退為進不合於世俗今夫世俗貴勇敢尚廣大誇進銳而吾之所寶則慈忍儉約廉退此三者皆世之所謂不肖者也

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世以勇決為賢而以慈忍為不及事不知勇決之易挫而慈忍之不可勝其終必至於勇也世之以廣大蓋物而以儉約為陋不知廣大之易窮而儉約之易足其終必至於廣也世以進銳為能而以不敢先為恥不知進銳之多惡於人而不敢

先之樂推於世其終卒爲器長也蓋朴散而爲器聖人用之
則爲官長自朴成器始有屬有長矣

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

勇廣先三者人之所共疾也爲衆所疾故常近於死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以慈衛物物之愛之如己父母雖爲之効死而不辭故可以
戰可以守天之將救是人也則開其心志使之無所不慈無
所不慈則物皆衛之矣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之下

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士當以武為本行之以怯若以武行武則殃矣聖人不得已而後戰若出於怒是以我故殺人也以我故殺人天必殃之以吾不爭故能勝彼之爭若出於爭則未必勝矣人皆有相上之心故莫能相為用誠能下之則天下皆吾用也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容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

主造事者也容應敵者也進者有意於爭者也退者無意於爭者也無意於爭則雖用兵與不用均也苟無意於爭則雖

在軍旅如無臂可攘無敵可因無兵可執而安有用兵之咎耶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聖人以慈為寶輕敵則輕戰輕戰則輕殺人喪其所以為慈矣兩敵相加而出於不得已則有哀心哀心見而天人助之雖欲不勝丨不可得已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道之大復性而足而性之妙見於起居飲食之間聖人指此以示人豈不易知乎人能體此以應萬物豈不易行乎然世常患日用而不知知且不能而況行之乎

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

言者道之筌也事者道之迹也使道可以言盡則聽言而足矣可以事見則考事而足矣惟言不能盡事不能見非舍言而求其宗遺事而求其君不可得已蓋古之聖人無思無為而有漠然不自知者存焉此則思慮之所不及是以終莫吾知也

知我者希則我者（一作之）貴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衆人之所能知亦不足貴矣聖人外與人同而中獨異耳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道非思慮之所及故不可知然方其未知則非知無以入也及其旣知而存知知則病矣故知而不知者上不知而知者病旣不可不知又不可知惟知知之爲病者久而病自去矣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

夫惟自有威高明光大赫然莫能加此所謂大威也人常患溺於衆妄畏生死而憚得喪萬物之威雜然乘之終身惴慄之不暇雖有大威而不自知也苟誠知之一死生齊得喪坦然無所怖畏則大畏〔威〕燁然見於前矣

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唯不厭是以不厭

性之大可包絡天地彼不知者以四肢九竅為己守之而不厭是以見不出視聞不出聽最然其甚陋也故教之曰無狹其所居彼知之者知性之大而吾生之狹也則愀然厭之欲脫而不得不知有厭有慕之方囿於物一也故教之曰無厭其所生夫唯聖人不狹不厭與人同生而與道同居無廣狹淨穢之辨既不厭生而後知生之無可厭也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聖人雖自知之而不自見以示人雖自愛之而不自貴以眩人恐人之有厭有慕也厭慕之心未忘則猶有畏也畏去而

後大威至矣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勇於敢則死勇於不敢則生此物理之常也然而敢者或以得生不敢者或以得死世遂僥倖其或然而忽其常理夫天道之遠其有一或然者孰知其好惡之所從來哉故聖人猶以常爲正其於勇敢未嘗不難之列子曰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思天道之難知者也是以歴陳之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繟然而善謀

天不與物爭於一時而要於終勝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未有求而不應者也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非有召之者也繟然舒緩貌繟然若無所營而其謀度非人所及也

天網恢恢踈而不失

世之以耳目觀天見其一曲而不見其大全有以善而得禍惡而得福者未有不疑天網之踈而多失也惟能要其終始盡其變化然後知其恢恢廣大雖踈而不失也

民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政煩刑重民無所措手足則常不畏死雖以死懼之無益也
民安於政常樂生畏死然後執其詭異者而殺之孰敢不服哉
常有司殺者夫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
不傷手矣

司殺者天也方治之世而有詭異亂羣之人恣行於其間則
天之所棄也天之所棄而吾殺之則天殺之而非我也非天
所殺而吾自殺之是代司殺者殺也代大匠斲則傷其手代
司殺者殺則及其身矣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

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為者
是賢於貴生

上以有為導民民亦以有為應之故事多而難治上以利欲
先民民亦厚其生而求利不厭矣夫貴生之極必至於輕死
惟無以生為而生自全矣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强萬物艸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
槁故堅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沖氣在焉則體無堅强之病至理在焉則事無堅强之累

是以兵强則不勝木强則共

兵以義勝者非强也强而不義則敗速矣不自拱把以上則
近於伐矣

强大處下柔弱處上

物之常理精者在上粗者在下精必柔弱粗必强大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張弓上筋弛弓上角故以況天天之抑高舉下天無私故均
人多私故不均

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

有道者贍足萬物而不辭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予人己愈
多非有道者無以堪此

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
為而恃成而處則賢見於世賢見於世則是以有餘自奉也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弱之
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
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正言合道而反俗俗以受垢為辱受不祥為殃故也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

夫怨生於妄而妄出於性知性者不見諸妄而又何怨乎今不除其本而欲和其末故外雖和而内未忘也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契之左右所以為信而息爭也聖人與人均有是性人方以妄為常馳騖於爭奪之塲而不知性之未始少妄也是以聖人以其性示人使之除妄以復性待其妄盡而性復未有不廓然自得如右契之合左不待責之而自服也然則雖有大怨懟將渙然氷解知其非有（知其本非有）矣而妄用和之彼無德者乃欲人人而通之則亦勞而無功矣徹通也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天道無私惟善人則與之契之無私亦猶是也惟合者則得之矣

小國寡民

老子生於衰周文勝俗弊將以無為救之故於其書之終言其所志願得以小國寡民以試焉而不可得耳

使有什百人之器而不用

民各安其分則小有丨財者不求於世什百人之器則材堪什丨夫百夫之長者也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車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事少民朴雖結繩足矣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

内足而外無所慕故以其所有為美以其所處為樂而不復求也

隣國相望鷄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民物繁夥而不相求則彼此皆足故也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信則為實而已故不必美美則為觀而已故不必信

善者不辯辯者不善

以善爲主則不求辨以辨爲主則未必善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有一以貫之則無所用博博學而日益者未必知道也

聖人不積旣以爲人己愈有旣以與人己愈多

聖人抱一而已他無所積也然施其所能以爲人推其所有以與人人有盡而一無窮然後知一之爲貴也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勢可以利人則可以害人矣力足以爲之則足以爭之矣能利能害而未嘗害能爲能爭而未嘗爭此天與聖人所以大

過人而爲萬物之宗者也凡此皆老子之所以爲書與其所
以爲道之大略也故於終篇復言之
予年四十有二謫居筠筠雖小州而多古禪剎四方游僧
聚焉有道全者住黄蘗山南公子孫也行高而心通喜從
予游嘗與予談道予告之曰子所談者予於儒書已得之
矣全曰此佛法也儒者何自得之予曰不然予忝聞道儒
者之所無何苦强以誣之顧誠有之而世莫知耳全曰儒
墨之不相通如胡漢之不相諳也子亦何由而知之試爲
我言其略予曰孔子之孫子思子思之書曰中庸中庸之

言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非佛法而何顧所從言之異耳仝曰何以言之予曰六祖有言不思善不思惡方是時也孰是汝本來面目自六祖以來人以此言悟入者大半矣所謂不思善不思惡則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蓋中者佛性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總目也致中和而天地萬物生于其間此非佛法何以當之仝驚喜曰吾初不知巳今而後始知儒佛一法也予笑曰不然天下固無二道而所以治人則

異君臣父子之間非禮法則亂知禮法而不知道則世之
俗儒不足貴也居山林木食澗飲而心存至道雖爲人天
師可也而以之治世則亂古之聖人中心行道而不毀世
法然後可耳全作禮曰此至論也是時予方觧老子每觧
一章輙以示全全輙嘆曰皆佛說也予居筠五年而北歸
全不久亦化去逮今二十餘年矣凡老子觧亦時有所刊
定未有不與佛法合者時人無可與語思復見全而示之
故書之老子之末大觀二年十二月初十日子由題

予昔南遷海康與子瞻邂逅于藤州相從十餘日語及平

生雚留學子瞻謂予子所作詩春秋傳古史三書皆古人所未至惟解老子差若不及予至海康閒居無事凡所謂書多所更定乃再錄老子書以寄子瞻自是蒙恩北歸子瞻至毘陵得疾不起逮今十餘年竟不知此書于子瞻為可否也政和元年冬得姪邁等所編先公手澤其一曰子由寄老子新解讀之不盡廢卷而嘆使戰國有此書則無商鞅使漢初有此書則孔子老子為一使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為二不意老年見此奇特然後知此書當子瞻意然予自居潁川十年之間於此四書復所刪改以為聖人

之言非一讀所能了故每有所得不敢以前說為定今日益以老自以是為足矣欲復質之子瞻而不可得言及於此涕泗而已十二月十一日子由再題



寶顏堂訂正老子解卷之四 終

寶顔堂訂正老子解卷之四終

所作詩春秋傳古史三書皆古人所
未至惟解老子差若不及予至海康閒居無事凡所謂書
多所更定乃再錄老子書以寄子瞻自是蒙恩北歸子瞻
至毗陵得疾不起逮今十餘年竟不知此書於子瞻爲可
否也政和元年冬得姪邁等所編先公手澤其一曰子由
寄老子新解讀之不盡卷廢卷而嘆使戰國有此書則無商
鞅韓非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爲一使晉宋間有此書則
[illegible]
[illegible]

